

瓊崖會稿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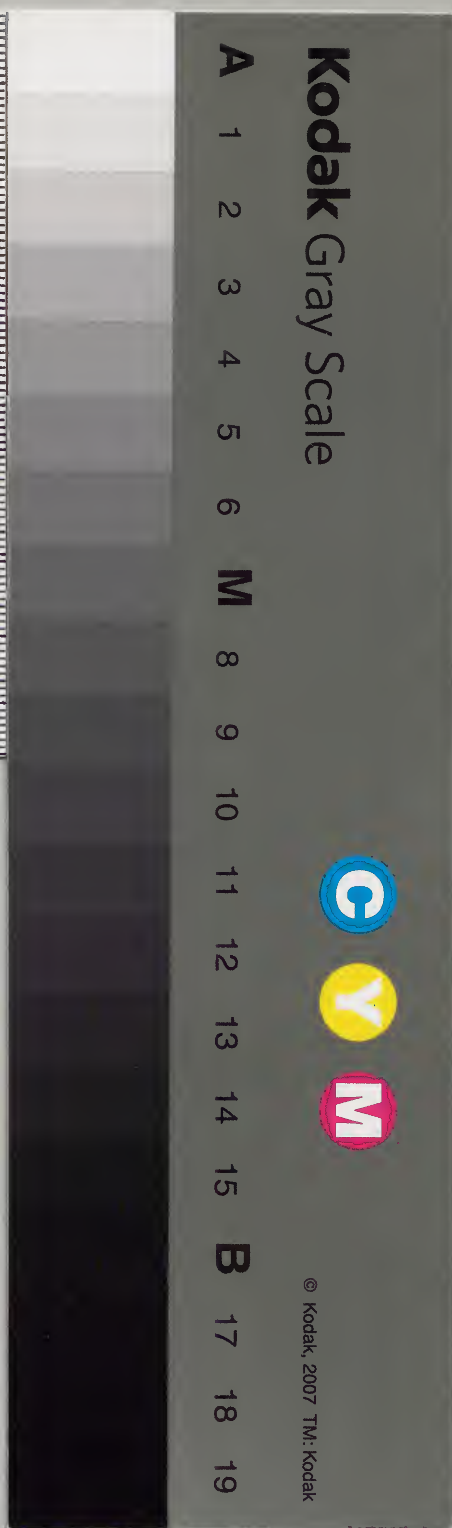
卷之廿



漢書門類		一〇三六八號	七五函	六架	一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三六八號	一二冊	三七函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8
冊數	12 (10)	
函號	316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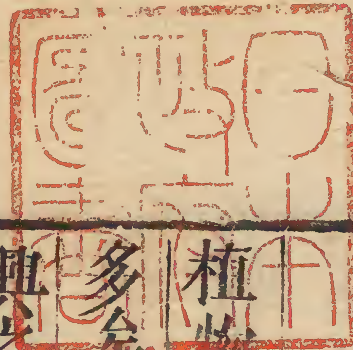
瓊山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

淺草文庫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橘齋記

植物凡取於騷經如蘭蕙菡桂離芷杜蘅之類固亦多矣然往往因事及之雜見於篇章之間以寓其比興之義未有專以名篇而特為稱述者也惟橘也則有頌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先王以告成功於神明者也有非他篇章可比靈均之於橘其推重之也如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卷之十九

七

三百十八

此則橘之爲物可知也已予亡友劉文羽之弟曰傳
字文輔世其家學醫者也以橘名其所居之齋兩京
公卿大夫士咸爲賦詩今又求記於予予觀文輔所
以名其齋及諸公諷詠之意不過取蘇耽橘井之事
焉耳今夫綠葉素榮剌刺果今之橘卽古之橘也
有人於此摘其葉汲井水以飲夫遘疾之人果能取
效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能取效而後之人猶且
效之何也雖然古方有之其膚之青者可以消食破
積膚之紅者可以益氣利肺然亦千八十二種中之

一二耳果足以盡藥之川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
能盡藥之用而後之人舍其夥而取其獨又何也予
故願文輔近舍蘇仙之繆悠而上進於靈均之高古
可乎是故守其恒心如橘之深固壹志可也專其世
業如橘之受命不遷可也自慎不失其吾謹疾之心
歟廓其無求其吾嗜義之志歟不寧惟是又必精色
內白以任夫道青黃雜揉以著其文及其至也則雖
行可師長如伯夷秉德無私參天地亦可以馴而至
矣予也無似願歲并謝與之長友而不敢貳焉夫然

則賢而造於儒不徒技矣文輔念之哉是爲記

潛齋記

予友庫部大夫陽君謙亨嘗過予謂曰吾之同憲友
蕭尚徽氏吉之白沙著姓自幼有志問學嘗以所業
尚書試於有司輒不利旣而鄂之屬邑蒲圻邑大夫
聞其名以經明行脩薦爲邑文學起至京師適有暫
止之例遂不果用居久之幡然動歸思聞吾與先生
交好俾代徵言記其所自號潛齋者幸終惠之予聞
古之作記者記其規制及其歲月始末也姑以其義
言之可乎夫潛之時義大矣哉時潛而潛則其潛也
不終於潛潛而不終於潛則其潛也乃所以爲不潛
之地也是故伊尹潛於莘野矣而不能潛於幣聘之
時傳說潛於版築矣而不能潛於形求之日以至呂
望之潛渭濱及乎後車之載則亦不能終於潛也是
則潛也時也不終於潛也亦時也聖賢之出處初何
容心哉亦時而已雖然豈惟人哉而陰陽物理莫不
皆然日潛于夜至于旦晝則不能潛矣月潛于晦至
于弦望則不能潛矣雷霆潛於秋夕不於春夏則不

能潛矣。夫龍潛於淵，虫潛于室，一旦呼之，其
號號之聲起，其能終潛乎？是則時也。者大口矣，場不
能外之小，而昆虫不能外之則，夫人之用，令
能外之，向有為哉？今蕭尚徽氏以潛名其齋，其時
之道矣乎？然此特時之潛耳，非所謂心之潛也。益身
則有時而潛，有時而不潛，而心則無一時而可不潛
也。潛之時固潛也，不潛之時亦潛也。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聖愚而間，
必如是，然後合內外一體用而有以為聖賢之歸尚
徽氏其勉之哉。

進學齋記

潁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家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
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待君來京，仰謁予文，以為記。
嗟乎！進之一言為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
為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
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
之糟粕為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
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卽生所見者以為生喻。

生閩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凡不知其幾易焉其途中之所存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闐闐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出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歷履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爲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予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

會稽重刊 卷九 詩 五
乎嗚呼學所以學爲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
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
因書以遺生俾其寘諸齋壁朝夕玩焉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
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
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
掌教南雝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
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藝倫堂諸生執經
問難者日造齋下憇竹之陰以俟先生之誨當天日
清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
其前諸生鴈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蒼筤
問讀書者以籜蕩齒簞問讀書者以菁菁藿藿之義
問讀禮者以箭筠笏本管籥簫箏之類問先生一一
奮之盡其詳諸生克克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
生語侍者曰向者之間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
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
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

會稽重編 卷九 記 六
取于竹正以是耳向者之間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
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
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聞而嘆曰先生六經之宗
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
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自是
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 朝廷以纂脩
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
且曰竹無處無之南籬吾不復往矣兒子輩知吾所
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脩
竹與南籬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予不
敢以弗文辭囚次第先生與諸弟子舍問以爲竹坡
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
則曰子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
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
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
事而有適其適宜矣被食石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

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
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
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
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
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
予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
厲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
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裂木之敷榮非不可愛
也人皆競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

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
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次第其與客言者以
爲栢庭記廖君名其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 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
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
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

固多也。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
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
迹者與。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猷其居吳時每聞
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
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
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
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
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
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爲雪齋者。乃灑粉於草
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
然則所謂見者。豈真見哉。時裕何之居。越環所居。皆
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
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
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
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
得矣。予故不辭而爲之記云。

筠莊記

瓊城之北有大族曰曾氏。曾氏之老曰伯崇。翁翁敦

德樂善性無所嗜好惟於竹酷愛焉環其居數畝不
他植倚倚然左右前後皆竹也監察御史致仕唐公
汝濟嘗過而題之曰筠莊唐公既已去世而翁今春
秋亦六十有四矣未有爲之記者以濟其鄉人子弟
也屢以書來 京師徵記且日子以文學遭際盛時
官館閣凡天下求文者皆輻輳於子况吾鄉人之老
者又子之執友乎吾莊之記子毋庸辭濟得書閱畢
泣而言曰公與先君子同生乙亥年而先君棄不肖
孤今三十二年矣平生故人存者無幾其同年生而
相厚者今惟公一人在濬兄弟視公如父雖委之以
力不任之事尚不敢不盡其心况鉛槧之末素謬爲
衆所推者乎第恐寡昧言不足以達意無以副公命
耳遂強成之夫天地間植物根而榦榦而枝而柯而
條而葉大率相似惟竹獨與他物不類亦猶君子在
衆人間爲獨異耳古人稱之爲君子良以是夫環公
之居森森玉立堅勁而有節虛直而無心或潤澤而
有文或踈通而不俗何君子之多也孔子曰魯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信哉吾知公之起居食息吟嘯歌詠

左挹其袂右拍其肩前瞻而後顧無非君子也雖以
齊之稷下漢之汝穎晉之會稽不是過焉為公之子
若孫者生君子之林薰君子之德如麻生於蓬然殆
將皆為君子之歸乎濟家距公莊所不三四里異時
蒙 聖恩得賜告歸覲故鄉行當撰杖屨從公後以
觀所謂君子者尚能為公賦之姑先此以記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為用至後世始以竹為玩焉自黃帝命
伶倫取竹於嶰谷以為律呂虞庭之韶笙簫與焉至

周則竹之川備矣或以為簡或以為箏或以為籟無
非以為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
事實用於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
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
取以為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
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惟
酷愛竹環 四 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
其孫 其其所居之室曰
竹蓋以 人之愛也昔蘇長

有二

行之

人之所

尊其

祖也則

也其亦

先生掌教

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

之矧為其後而於其先

之敬草木者

也則敬之於

破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

也乎章之季父郡博

來亦師命予為記故不辭而為之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潁川陳君所築以樹桐

者也君之言曰吾性嗜琴每艱得器之良者而琴之

材非桐不利而桐又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而

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聲不揚此琴所

以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間有之多

生於平曠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

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

孫枝以用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

然非獨已用也凡吾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

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音者皆於此取材焉

可也間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與君別隨
計之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春
秋再踵君堂則已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往觀來
不出十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
此復振耶絃誦之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
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間有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
君也雖然爲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爲百年之計者樹
以德木云乎哉君子同志友也名徽允諧其字世爲
瓊人連試於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西溪而築室以爲
歲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御介其
友某徵予記因記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
弗見也閉其口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
繆也今君生 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
其可以見也言當其可以出也知適其可以
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
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

與道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其非
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其生也非其時處非其
地出非其族之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衆械箱其口百
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朽楊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
穿坑塹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後日勞乎形
鷄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憩以斯須焉
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
隱也其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大小之別也乎
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
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其所又若干里至圓沙
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
所居者山林異乎帝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
軒先生其其父今霽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其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
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
於翰林者特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
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

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茂乘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
之道人讀其禮者或晉人之武陵溪隱於
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
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
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
焉者也君肥遁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
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
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
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
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
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
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
載乎子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
其所居之仙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
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虜我
知之矣易之象卜山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
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
夫天下之水其源本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

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濁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子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爲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艷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暑寒朝暮飽食後輒有展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瀾瀾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瀾瀾兮來自西顧兔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歌竟已嘯而歸日以爲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嘆曰向臨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乎

傳歟及薄而視之乃

然一翁非鼎也走而問之佛山一市市人無識者以
戶訪之遇儒一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
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
甚解然其所行所口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改其形之
歌詠者渾涵而竊深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宜
尼所謂善人者客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汨汨
兮天下皆然孰沿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
契其天其將爲魚兮躍于淵抑將爲藻兮漾于漣孰
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

貢進士來 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
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爲記

牧庵記

軒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
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
其從違趨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於忠如
嚴君平所云者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
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
言以自處扁其齋居曰牧庵因以自稱振明幼有用

世志既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予
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亡振明因從予游暇日
以庵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
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所謂
自牧歸荑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已者歟廣牧畜之
法以牧人歛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
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
則然矣雖然振明以和柔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
安貧窶不患其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
可保也予奚容贅哉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
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
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
惡者輒去毋令敗群其守者歟莊生曰視其後者而
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之言前德
仁義以爲之場圃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秣禮法以爲
閑校敬忌以爲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
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旣馴且熟然後推之以牧
人還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已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

會不重緒
卷之九
言
九
人之道也謹以是記牧庵振明宜服膺之毋斁

鴈集瓊岸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官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官涪池之中比鵠鵠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陸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贊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

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渚而爲沼沚視茲涪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官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

而頴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
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
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
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
以爲鴈集瓊序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 京師得十數楹于 禁城之東偏
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爲藏脩之所壁以楮中設几
案左右列圖書外際牖于墻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
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望之童童若車蓋
然其陰半覆于堦半葢于瓦而牖戶几案賴以庇焉
自夏徂秋蘊隆蟲蟲若焚若蒸而吾一室之中恒若
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闐闐塵紛之內也予日
居其間繙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
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爲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
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
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爲炎歊所侵

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
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槐之
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蔭槐以讀
書取必於已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已也以學
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
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已耶庸何疑或者
去因書于壁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在馬鹽鐵之事

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
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
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
賦稅多少風俗媿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
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耳旣登名
仕版且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
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脩予與焉編脩
職專史事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席
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

會稽重錄 卷之九 言
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已意
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之
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
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
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薺心志疲倦亦不能
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而自嘆曰噫濟自七歲
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
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
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冑監也有
日會之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
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
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
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
進講則有御厨之給諺有之日經筵頌史館尾蓋以
初開講必有重賚旣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濟生遐外之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
拔自草芥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
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 聖恩之萬一

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以於中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

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真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宛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登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及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皮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學甲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

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

年七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庀以書僅成予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

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折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則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其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耄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輟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

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卽
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
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
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有七世祖學正公以
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貶贈之命
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而耕者
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
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隆然以
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謂

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
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
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
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口何用遠
求盍卽冊陽田爲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
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
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
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村之址
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疊石爲

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噓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知所謂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州其外門曰學士莊又有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卅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際山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露出林杪此 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襖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勅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闐闐之

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
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
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爲
佛老二氏之所官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肆之所
月允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
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
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
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
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
卽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
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
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
可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
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
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
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
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
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

荒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
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
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於海距此半舍
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未越林表而出可數也
吾郡以海爲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
海口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在洋浩渺之間
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樓臺
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燿如珠璣
眞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
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
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
望旣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
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
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
池沼中然吾郡以叢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
一匱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天子建都
于燕而吾郡在越之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
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宜身金馬玉堂之

會稽重刊 卷九 詩
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爲歸老之計而卽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稷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日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陽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旁鐘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瑰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止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蚤歲

粗知讀書卽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
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卽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
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
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
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絕者詢之
土人輒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
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旣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
于羊城由是沂浪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
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
事者往往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
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
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
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
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恠也是雖有瑰奇之容華艷之
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
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
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
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

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
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
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
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覲其長成開發迨其及
時而開也設具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
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風雨所摧敗焉相與
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
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
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
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
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
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
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
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園中因其類而命之
以名名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義矣歲己丑聞先妣
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
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
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

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
其封殖旣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咏以一
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
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
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旣而萎穉者幾盡予
爲程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
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
知其不終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勿霽
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思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
刻置莊間以爲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
是記也豈直爲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
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醫
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先
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
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人門見

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皦皦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徃徃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爾王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以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

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堂則以旣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 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爲之言曰繼之爲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爲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爲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爲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

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

宗孫

爾毅

重編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人徙枕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國初為湘陰教諭始家焉毋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大學選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為尚書郁公新所

委任會 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
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
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筭生罪
甘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
行復以公專部事爲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
滿吏部引 陛見公跪面陳毋老請歸省且曰臣去
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爲殊典是時公初爲部屬已爲 上
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 命克探
訪使巡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
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
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
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奉 命往治發浙
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旣而 上命僉都御史俞
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共
事官屬濱河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
復矣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苧港徑
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

會稽重編 卷三十一 傳
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澹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碑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事功可成於民爲便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公曰何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中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貿易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值皆請立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

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
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後遣內官造巨艦航西
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蕃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
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葺惟恐拂上意而
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命公暫行
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
公卽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
齊而人安行至德州有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
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上以北虜犯
邊親帥六軍征之時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
命公暫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脩舉
京師肅清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車
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命輔皇太
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於郊以知兵事公
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節良篤實如古名臣
之論并賜誥封祖父母十月上以太祖實錄

建文時脩多失其實永樂初再脩亦倉卒未備命
史臣重脩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脩未及成而姚
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
從車駕巡北京十六年脩天下郡志命公提調
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勅召皇太子皇太孫
于南京既起行公先馳奏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
具傳上旨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八
既至入見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
然哉濟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
手稽首而爲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脉以潛通
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溟渤氣以直達而專
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瀰茫茲其
谷豆非員嶠瀛州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
邪有奇一土全鍾其氣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
士於是叫閭闔民于朝乎玉堂非心乎道山
言六合之小氏之明自詫所之奇勝敢爲

高論恣為大具

該口訝焉曰吁子也

前子生寰區之外

學如所受道何所傳

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也我一言之吾將

卽子之所云二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

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為川地十成土結而為山

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

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為一大

堪輿也其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

之外突起於浩漭之中而為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

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為帝王之宇其小而

者為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為神州赤縣神仙之丘

是為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

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介乎仙凡之間頁也夷有如仙境而正仙

以衣冠禮樂之俗斥晨風古曲之嘖勢盡而氣賦不

斷或小而結局斯之九州六與四海

通川茲為其旁上北極中為近遠

神示幾萬一八

漢一川水地

此奇勝於

絕之域用以

此無外耶其

句也可謂

主人目子之

辨之豈非

諸古之即

良之所不載職方

之所不專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

七世固嘗更益不以之為有無也目前皆王畿之

名非所以為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河山川以寂

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玄之言哉

於是乎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何入百拜稽

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

舊輔倚毗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及移檄誣輔臣奸

邪亂政以公為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為 列聖所委

者故指以為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

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

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公坐密議屏左

右語揚文敏公榮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

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

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

有辭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卽躬帥六師征之晝
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
詈公罪人旣得大被 恩賞賜公鬮者三人掖公
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
輔導忠勤非勳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
邊旣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
司之政 勅公曰卿等事 禮宗積效勤誠朕嗣統
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
尚尚典制司優老待賢禮非攸常况師保之重寅亮
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
猷用稱朕倚卷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含
弘貞靜蓋以褒公德量云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賜
宴於中府明日入謝旣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浴
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
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
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

光燭地者又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管
墓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
忠靖官其子瑄爲尚寶司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
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吊衛卒京民亦爲流涕公
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父喪卽出教里
塾取束脩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
非有客不離親側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
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留二俸在南京資其
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愛人之惠雖微必報少
時曾受知於邑教史九韶旣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
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旣
屋以居公得賜第卽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鬻以
爲贖谷庶人國于鄉郡有逆謀爲蜀王所發 上疑
郡人有預者公請以百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
樂安州爲同事者所譖公力爲救解遂得免其他如
寬諸城妖黨解袁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
所謂陰德大量者公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
人有所觸犯虧損置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坦坦如也

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 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爲繼而我吾民也其掌國計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闔闕歛散之術科分戶別有倫有要一一可爲後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著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譽自開 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爲監脩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傳於世云 論曰天開一代隆長之治必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又得夫可宗之德也功立矣德脩矣然非得夫腹肱心膂之臣以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永哉公初入仕時卽爲 太祖皇帝所知迨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顯顯焉惟在理財用人夫

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
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焉財用旣足天下事
無不可爲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
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
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
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
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况
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愧
占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
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爲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
孤自幼有太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吳
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江西司
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厲嘗有
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
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
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

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
謀紛紛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
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
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
陞右布政使時有蒲四七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
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後公經畫之助爲多
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惶惶失所倚賴纔
六閱月會西夏有警 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
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

黃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
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
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爲近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
黃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
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
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曼千二百里屯軍
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
以瞭望虜闖境卽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又寧天順
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

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
為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
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圍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
出遂至遣將聚兵以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
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
給又難計筭臣愚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
築為臺增立砦保雖非天險要為有據况舊界石
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勅沿邊
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
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鑿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
為邊墻仍乞 勅參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
下營築砦以為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為虜未出
套未可屯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
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
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一
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十
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
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

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
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
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
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
以實之且又拓其城北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
備率範銅鐵爲之欵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後
秀者爲弟子員 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
藝圃公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
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
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
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
癸巳公以功陞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
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一國
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
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
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
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 一曰衛國之計
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

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人以為便是秋人朝議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簇生羌作亂移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國初指揮馬燁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遠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誓不敢叛提開賜勅獎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西戎遭其剄劔之褒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饑民以多病宋時東引龍首泉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漓河之水口丈八頭起脩石碓以啓閉樽節放水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號為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漑

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旣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阻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旣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特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齎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與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

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卽驛召改戶部尚書
癸卯秋大同有警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
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
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
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
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賜權貴
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官
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特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 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
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
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卽
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
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
急當舉者莫急於脩邊牆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效
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
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
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

闕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殺
闕之五計用五百工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
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
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
使賊不敢越每歲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警卽休事
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曰勞擾然而一成之後
歲省邊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旣而宣府守將
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
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攜檄公行事 命工

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
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
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
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
允疾已亟猶命卧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
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旣封進
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已酉
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上震悼輟朝一日
遣官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謚肅敏公沉重簡默

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時事不苟有一事
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
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有
起草每夜至二鼓乃寢雖伏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
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
皆在西遼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詳其
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脩邊墻一事其后又
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倣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
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使未爲
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
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
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鑿鑿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
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
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墻之脩延袤餘二
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
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至廢壞則
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
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扼塞之闕

會稽重紀 卷二十一 傳
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爲之者邊牆之脩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己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間右實京師遂爲金陵人父潤號靜虛博雅好古工詩善書爲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遍卽成誦甫成童從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會 詔脩天下地志公克纂脩官書成 賜名寰字通志有白金綵綺之賜卽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懲景泰舊事屢召言官面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或

賜食嘗論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輔
時有 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
立成彈文辭理俱到明日當 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
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
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逸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每
攬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
爲心腹一切及杲所爲每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
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以右武爲事始
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通行郡縣緝訪事情有
犯者卽遣官屬拘逮所至賊賄狼籍天下騷然李學
士以爲言達銜之屢欲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
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
之大蠹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卽攘臂
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人事 上
以其言有理 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
司集議三事者持恒又勤接見納忠言也三言者皆
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爲切中蓋 祖宗以來

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見自先帝以幼冲嗣位而此禮遂廢因襲以爲故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京師米價騰踊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緝捕遂得安妥是歲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深於法者意公於法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滯雖老於法者不過是乃大敬服尤留心獄事恒曰獄者人死生所繫筆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理寺爲故凡經公平允者輒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事可疑某情可矜囚囚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委藩臬二司官定計授畫俾各蒞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而自居會府之行臺不輕舉動蓋以專往一方而他方有事則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裕民食

節財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九
措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
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
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安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
月辛酉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年四十有九公性簡
靜而慎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輒拒絕之
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靜虛翁家居者幾二
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孝養時人榮之平生
儉約一無所好惟好積書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若
手卷存于家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麒永麒寧
論曰公生長京師有靜虛翁爲之父年甫弱冠卽登
甲第選入中秘讀人問未見書卽與纂脩地志之命
書成授官近侍擢貳大理繼二秋官殆其歿也又有
葬祭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百年所不能得者而
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素學問持守之功
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選讀
書中秘者二十一人公年最少發達最早仕不出其
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登仕籍卽蹈亨途未嘗

會稽重刊 卷五 傳
一日齟齬而又推 恩上封其祖下廢其子而長子
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官二十有九年凡五轉官
階所至有聲而人無異議公之死可謂無憾矣年雖
不甚長而名之在天地間者則昭昭乎長不朽矣成
十九年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
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
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輟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
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
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
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
察百官陰事攬摭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
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
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君在清吏
可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
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燦人百
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悞

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疆忍者掄臣杖待君君至僅榜士又五骨見矣象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容苦曲事君得不死旣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

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弁召旁
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卽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碛坑
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
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
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
甲胃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
敗走生擒魯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
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
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
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乙千四百餘人
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
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
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
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十七八道路無
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
爲已任旣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
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
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

女以千百數口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
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
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
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
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
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
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卽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
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卽督麒領民
壯勇抵賊所戰收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
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卽命
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
支聞風遯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
上嘉其勞內批陛君本司副使仍降 勅獎諭委以
一方邊務而麒亦陛本府通判 勅至君益感激思
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
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
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壁等官軍三
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

會稽重錄 卷之三 傳 三十一
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
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
菁而前畷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逃入後山爾等明
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
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
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
携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
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懸軍士有爭奪者
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有營門擁出賊自後追
之與右哨指揮閔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其承
命不赴華馬躓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
刀大呼曰劊駐劊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
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
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
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
手劔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
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
得君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

事聞 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其雲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冑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於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午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史濟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克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 國恩不幸死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污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

會稽縣志

卷二十一

傳

三

三十四

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觀予詢之果
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旣死而英爽不昧猶如此
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讒君以賊私
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成化二年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
祖克信始自曲阜遊學江西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
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為
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

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於籍公川是奮發益力於學
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
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
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纜精過者望
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
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
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嵇嶺出
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解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問
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

民見公至驚走旣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
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
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
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徠不事
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
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
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
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
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

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
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
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督民
携家屬十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
致爲賊所菹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
衆心携貳致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
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
調養死者爲義塚于城外以瘞之流畔聞風來歸日
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

時賊屯高化境者九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
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番禾嶺鄧辛酉屯于游
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
十里而公長尤黠驚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
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
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所以亟呼其
黨據甲出迓惟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
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
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首感悟泣下恨公來晚公長
跪奉卮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約降護送公
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
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旣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
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又招之不服公諭以
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
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
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旣而
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
寶鑑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俾

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
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地盜公部下有黎浩林
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拳捷後死於賊公撫戶
慟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感畏所至
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毋喪還守
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徭
徭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
浦來寇總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慘然曰
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似
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
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
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
鄉井者 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
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
云爲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
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

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
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
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
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
重之僉舉爲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弟
經其指教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爲先生弟子
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
爲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工於詩先生自幼
師事之其人旣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
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幃幔器用無不備焉
旣死斂襲殯塋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服心喪者三
年鄰人有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
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
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饋粥食之至死又爲之斂殯
云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
所不屑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
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
主事今陞郎中 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

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爲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成化二年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凌其姓潭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幸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憺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旣而可襁負也又繼而可提步也俄而髻且鬣矣突而角且弁矣天所以

會稽重編 卷之五 傳
生生長長之者曷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
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覲者則驚且訝之矣
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
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
天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息
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蓋知
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纓易箠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已以成德業也
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
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
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心逸矣吾之
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哉因以無逸子
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太史公曰或有人言無逸
子言至京師予問之驚且竊曰豈也今世人哉茲
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見也有一儒生謁予于所
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曰予以
乃父所以謂心無逸者亦皆平平日用之其甚過
人者蓋自其幼而壯而強而艾而老入且老

矣。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
弟若兄若羣弟兄弟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
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
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
則常常如是耳噫資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
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
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
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奩
矯稱陳氏絕嗣奩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
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
老撾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
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
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上聞之震怒諭
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
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告其

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
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
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
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
印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
伯陳旭爲右叅將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
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
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
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
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
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
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
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 上親
幸龍江禱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訖事駐驛江許誓
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克尚體朕心毋

窮武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勩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邁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 勅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尤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一十以明天討 意數季降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 死罪二淫刑以逞禍 人如 二世本黎氏背祖 父姓罪四 國爭以周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違罪六殺國主孫罪七 遼州七寨罪八杖士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 成 廼近邊土

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也界 丁一擅據
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一的賴國新遭
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一又攻夜達黑
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一餘仍加兵
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卽偽造金印帶
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次
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
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巷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
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
遣陪臣輒以罪人克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
罔知所以旣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
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
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
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
南上以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
討以繼絕世爾民困命我等以吊民伐罪丁寧告戒
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
廬舍毋踐禾稼爾等 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

不用命者必以軍法。無赦。眾皆懾。命是日
人軍入坡壘。問搆前。剛國中吏民以。廷伐罪
軍之。以。伏之。剛知坡壘以南。留。歷
鷄翎關至芹站山菁深。深林水陰翳日。決洞慮賊
有伏。先遣鷹。軍呂毅哨探及擲都督同知韓觀
營於坡壘。脩道路。繕。督。申大軍次在溫
縣。已酉。哨至隘。留。一。山結。恭毅攻。之
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日。踪。軍朱榮等
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
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鷄翎關。癸丑
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
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
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
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
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
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
昇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
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

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
拔困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
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窠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
施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施江南岸傘圓山起
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
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拔山立木爲柵
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
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
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衆聚屯守
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
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
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
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
行人朱勸賚勅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
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
辭畲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
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卽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
勅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

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
置鏡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
昇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
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
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執賊
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
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
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
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
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
也今我攻棋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
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
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
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
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
處里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
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
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具越重濠

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
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
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 內府
所製獅子皮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為銃箭所
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
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
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
亥直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
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
以吊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
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
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燬
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困救山等處水陸扼守乃分
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
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
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遏聞賊于黎澄聚舟黃江左副
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
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

會通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五 兵考一百一十五
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
王聞賊首遁于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
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上謂左副
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收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
靜我若回軍艾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小留戰船守備
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
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艾州甲子賊果犯鹹水關報
至巳酉王與左副將軍會兵于魯江口賊以海船橫截
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奔進既而王與左副將軍
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

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
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
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
聞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
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
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
調柳昇魯麟土官莫邃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
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
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濱州柳昇等舟師來會

途中降者相繼訶知黎賊父子遁于又安府之深江
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
追賊壬申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
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
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
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
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
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
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
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
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
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
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
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
賊於己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韻而殺之遂篡其
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
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
以復古王疏以聞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 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允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允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

陷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 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旣而遁于乂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謀反僞稱日南王旣而僭號大越稱

興慶年號 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
之久不能遏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

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
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賊子關
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窺
又安偈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
利柵之山弁其黨陳希葛等艦送京師明年二月王
還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
稱重光年號羽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帥等所廢

而立季擴定敗潛遠窺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
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
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
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
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
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
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
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
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

樂歡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

口出遇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逐而迺至來偈江冲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入潰亭此化口賊謀知賊悉畏守愛于江復治至其境賊以戶衆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成將校口擒賊心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軍伏突起王一箭中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仆號退走有躡其衆葉勢下六斬之僵伏填蒲山賊走散迺遲蠻辛定王部公將領隨處搜捕至進窰蒲山奪制山徑時以杖屨險阻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不程

趙之...不能...將校...人...與賊遇殺數
千人賊首...擄...妻...擄...十一年冬也
明年班師還京...上出師至...凡喻二年始獲首
虜說者謂王此...城之前...定...切為難云十三年
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總兵...任鎮交趾
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平...以王...刀於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事至是三十有七
年矣嗣子...大...襲...公...懋出其家閥者
福...
一奏啓見...屬...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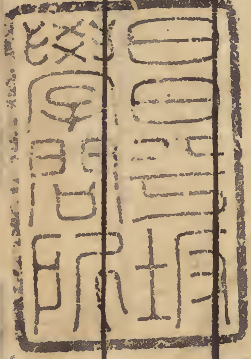
弟之予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
公奉 勅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
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為此錄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毅同編

毅男...期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終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